盛宣怀与愚斋图书馆

郑 麦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062)

摘要: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从文化角度来审视盛宣怀,他又是一位大藏书家,曾创办图书馆、编书、刻书,收藏金石书画。本文由愚斋图书馆的创建、愚斋藏书的源流、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愚斋藏书的流散四个方面,论述了盛宣怀在传承文化典籍方面的活动和贡献。

关键词:盛宣怀;愚斋藏书;图书馆

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值得重新认识的一位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以往关于盛宣怀的研究,多着重于他的政治生涯、洋务运动等。而从文化角度来审视盛宣怀,应是盛宣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盛宣怀所从事的文化事业活动,一是办教育培养人才,二是办图书馆,收藏书画,编书和刻书,前者广为人称道,后者却鲜为人知。本文就盛宣怀与愚斋图书馆,确切地说是盛宣怀与愚斋藏书作一论述。

一、愚斋图书馆的创建

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别号愚斋,因此名其馆曰“愚斋图书馆”。盛氏家族是个官宦书香门第,盛宣怀本拟步其先人的后尘,通过科举的道路而步入政坛。但是,科举场上却并不如意,于清同治二年(1863)十九岁应童试,补县学生员。以后十年中二次应乡试,均告失败,遂绝意科举,一心求事功上的发展。盛宣怀的发迹史是由当李鸿章的幕僚开始的,成为自清嘉道以来武进县的第一位尚书侍郎,成为晚清社会转型期有着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然而,在中国近代的藏书史中,却找不到盛宣怀的大名,他不是以藏书家名世。其实,盛宣怀的家藏是十分丰富的。其大规模的收藏图书,乃是壮年以后的事情。在《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序中称:“愚斋公壮岁即有纵窥书穴之志,从政余闲,辄喜收集图书,逮官至京曹,收罗益富。”^①而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由于宦途浮沉,加上宣统元年(1909)丧子之痛,“意兴萧索,乃以治事余闲,寄情书画,复甄录载籍,广购遗编,为创立图书馆基础。”^②盛宣怀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虽然收藏的书籍、金石、书画日富,但萌发创建图书馆的意念,乃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事。

上海藏书楼的历史是悠久的,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乃是宋代的庄肃在上海建造的庄氏藏书

楼。公建的藏书楼，最早可追溯到元朝的元贞元年（1295）建立的上海县学（一般称为文庙），到明朝成化二十年（1484）知县刘琬在县学中构建“尊经阁”，庋藏图籍。上海的现代图书馆则起步较晚，虽然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传教士在上海徐家汇建立天主堂藏书楼，但那是外国人创办的，对国人并没有什么影响。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才有了一所为上海读者服务的“格致书院藏书楼”，其创办人却是英国人傅兰雅，理事潘慎文是美国人。四年后的清光绪三十年（1904）成立的国学保存会藏书楼，成为上海人创建的第一所图书馆，但藏书楼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图书馆。因此，盛宣怀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商业、文化的大都市，应有一座象样的图书馆。于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盛宣怀曾与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1861—1911）相约，两家出其藏书，在上海建立一座供读者阅览的“淞滨金石图书馆”。后来端方弃约，独自在南京创办江南图书馆，此事也就作罢了。但盛宣怀仍然将在上海建造图书馆作为他的一项重要事业。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盛宣怀东渡日本就医，同时考察日本的实业和风土人情，其中主要的内容之一是考察日本的图书馆。到达日本一个星期之后的八月二十一日，就去参观日本私立大桥图书馆，该馆赠送盛宣怀章程、书目、年报等资料。八月二十三日，时在东京养病的著名出版家张元济（1867—1959）来访，盛宣怀谈到：“此来欲观览图书馆、博物院章程，以便在沪仿行。”^③九月初十，盛宣怀参观考察日本的帝国图书馆，在《东游日记》中写道：“帝国图书馆，大楼二层，规模宏敞。藏书楼共八层，每层高仅七尺，书架称是便于取携，每日看书者约七八百人。据接待员云：‘所藏宋板及钞本不少，惟不付阅。’其阅览室分特别、寻常、妇女三处，入阅须先购券，特别券纳资五十钱，寻常三十，卷轴浩繁不可细观。购取其书目一部，并留题游日以志鸿雪。”^④盛宣怀不枉此行，回国后就着手筹建图书馆。在盛氏上海住宅的东偏，拨划十余亩土地，仅用半年的时间，于宣统二年（1910）九月，一座图书馆就落成了，题名“上海图书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赏赐“惠周多士”的扁额。应该指出的是，盛宣怀藏书迁入新建成的馆址后，着手筹备图书馆，已是民国三年（1913），这时的盛宣怀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已失去了他的权力，寓居在上海，但对于文化事业仍一如既往的热心，筹建图书馆是盛宣怀最后的文化事业活动了。尽管由于后来的波折，盛宣怀创建的“上海图书馆”并没有向上海市民开放。但他的这种文化意识，为上海的文化公益事业尽力之精神是值得称道的。

二、愚斋藏书的源流

盛宣怀愚斋藏书十分丰富，多达十余万册。这是因为他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有一大帮幕僚为之操办，他与当时海上的文化名流交往密切，如刘聚卿、张元济、王存善、郑孝胥、陶湘、宗稷辰、缪荃孙等人，他们之中有的是藏书家，有的精于目录版本之学，有的善于书画，图书信息灵通。盛宣怀四处收购图书，不数年藏书数量大增。在十八卷本《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序中称：“从政余闲，辄喜收集图书，逮官京曹，收罗益富。最后收得元和灵鹫阁江氏、巴陵小玲珑馆方氏之书，庋架图籍已赢十余万卷。”^⑤由此可知，愚斋藏书中除平时收集外，主要是收购了江氏和方氏的藏书。灵鹫阁江氏，乃江标，字建霞，元和（今苏州）人，清光绪进士，做过湖南学政，是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人物。江标乃版本目录学家，著有《宋元行格表》，家富藏书，卒后唯留藏书十橱，后为盛宣怀所得。江氏藏书卷首钤有“元和江氏灵鹫阁所藏书籍印记”朱文长方印。而巴陵碧琳琅馆方氏，乃方功惠，字柳

桥，湖南巴陵人，官至广东道员，在粤三十年，收藏益富。方氏藏书每册均以万年红纸作护页，以防蠹蛀，书根用宋体字书写，以收藏明板书著称，藏书达数十万卷。方功惠卒后，其后人捆书至北京求售，盛宣怀即得于此时。

盛宣怀愚斋藏书的另一来源是东瀛购书。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盛宣怀到日本就医，除考察日本现代图书馆外，亲自逛书肆，选购图书，先是九月十二日“向闻日本颇有旧书，因赴神田各书肆购求。惜维新以后，讲究新学者多，旧书寥如星辰，书贾专事营运，亦不收买。过十数家不得一部，……只选购日本理财等书数十种而归。”^⑥正当盛宣怀无所收获之时，在日本留学的沈祚延与但焘听说盛宣怀要在日本购书，就主动拜访，并介绍说日本东京求文堂旧书最多。于是，九月十四日即由但焘陪同赴求文堂购书。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中国书籍不少，而精本标价极昂。内有钞本《钦定西清砚谱》一部，计二十五卷，乾隆四十三年奉敕撰，凡陶之属六卷、石之属十五卷，共砚二百，为图四百六十有四，附录三卷。则今松花紫金驼基红丝傅制澄泥诸品，共砚四十有一，为图百有八。每砚正背二图，亦间及侧面。凡御题及诸家铭识，一一钩摹，精好绝伦。称系内府藏本，问其价二千元。”^⑦在盛宣怀的存稿中，如此详细地记述一部书是极少见的，可见他在日本购书之用心。次日，求文堂的主人就送书上门求售了。“求文堂主人送书来看，经史子集约略俱备，选购得数百种。内以钱牧斋选刻之《杜诗》、《列朝诗》，及明刻之《管子》、仿宋本之《李白全集》等数种为最。”^⑧盛宣怀一次就买下几百种书的消息在东京传开后，日本书肆听说大主顾到来，纷纷送书上门求售，他在日记中写道：“因是，东京各书肆颇有闻余嗜书者，络绎送观，大可排遣，随阅随购，总计新旧不下千余种。”^⑨可见，盛宣怀在日本购书的盛况。因此现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愚斋藏书中，日本刻本数量达五百多种，其余的是汉籍图书。盛宣怀在日记中还写道：“据彼都人士云，日本从前旧书甚多，中国人之来此收买者，以汉阳杨惺吾大令（守敬）为最早最多，继之者有德化李木斋（盛铎）、瑞安黄仲韬学使（绍箕）。此外之零星搜求以及贩售逐利者时时有。近年帝国图书馆广为搜罗，苟有善本，不惜重价，是以坊间百无一二矣。”^⑩这是一段研究藏书文化的重要资料。在同一天的日记中盛宣怀还阐述了他藏书的宗旨是：“余意本备将来开办图书馆，公诸同好，与收藏家不同，故和汉新旧不拘一格，惟山海壤流，媿无以裨助学界尔。”^⑪所以在愚斋藏书的十余万册中，当年盛宣怀就将其列入善本书目的仅二百余部。十月十九日，清政府驻日本神户的张领事来访，同时赠送一部常熟藏书家瞿镛编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八册。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西京书贾送书来寓，选购新旧各籍约又四百余种。”^⑫二周后，盛宣怀假满回沪，满载着购求的书籍而归，这是他日本之行的主要收获之一。不少流失到日本的汉籍，又回到国内，这是我国近代藏书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

盛宣怀不仅依藉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力收集图书，还利用他掌握清末交通、海关、邮传经济命脉的大权，收集图书，这在藏书家中是罕见的。现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愚斋藏书中，有地方志七百多部，包括省志、府志、州志、郡志、县志、乡镇志。笔者在整理愚斋特藏时，在《朝城县志略》一书中，发现一分珍贵的档案，现全文抄录如下：《申文》，“曹州府朝城县为申送事案蒙本府转，蒙宪台函渝：‘以奉盛宫保来函，在沪创建图书馆，广收各种郡县志书，令即选备本县志书壹部，专呈听候汇寄等因到县。’蒙此遵查，本县志书自兵燹后已湮没无存，无凭申送。兹将沿革、田赋、兵制、水利、古迹、灾异六门都为壹册。定名《朝城县志略》，虽不敢比拟志乘专书、然文献所关，差幸尚无遗漏。飭承抄录壹份，装订整齐，拟合具文申送宪轺汇寄。为此备由具申，伏乞照验施行。须至申者，计申送《朝

城县志略》壹部，申右钦命赏戴花翎会办营务处山东分巡兖、沂、曹、济，兼管驿传水利黄河兵备道加五级随带加一级纪录十次吴。宣统贰年陆月初三日知县李煜。”^⑧盖有“朝城县印”汉满文关防。这件《申文》告诉我们当时朝城县志书无存，盛宣怀征集方志，知县李煜凑就了此书，以应付差事，意想不到的《朝城县志略》却成为人间孤本。朝城即今天山东聊城市，由于当时山东曹州府办事吏员的疏忽，将申文夹在书中一起送给盛宣怀，为我们留下一份历史档案。亦由此可知，盛氏愚斋藏书中的地方志多是利用他的邮传部大臣的权力征集而来的。

盛氏愚斋图书馆建成之后，“又得仁和王君梅仙绳伯贤竹林，将其父祖文勤公，历蒙清廷颁赏各种方略及遗集图书，一并捐置馆中，缥緗卷帙于焉大备。”^⑨文勤公，乃王文韶，字夔石，清咸丰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大学士。现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愚斋特藏中，有王氏旧藏三百多部，如《十大方略》、《清朝满汉名臣传》抄本等均很有参考价值。

三、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

清宣统二年（1910），愚斋图书馆馆舍建成后，盛宣怀所收藏的图籍开始迁入馆内。此后，盛宣怀即以重金礼聘目录版本校勘学家缪荃孙为其整理图书，编制馆藏书目录。缪荃孙编的《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前后历时一年又三个月，编成二种书目：一是《愚斋藏书目录》三十一册，一是《盛氏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册。而如今我们所见到的《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并非缪荃孙所编的原貌。三十一册目录的稿本不见流传，也许还在上海图书馆未整理的盛档之中。而《盛氏图书馆善本书目》稿本则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收藏，1956年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曾传抄一部。愚斋图书馆的目录是我们了解盛宣怀藏书的工具。笔者经过多年的搜集，现将我所经眼的，现今流传的《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介绍如下，可大致窥见盛宣怀藏书的全貌。

（一）《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十八卷/十册/民国二十一年（1932）上海大成印务局铅印本。该书的序言中称：“迺敦聘缪筱山、罗榘臣诸公主持编辑，未及竣事，愚斋公作古。该馆基地原属义庄，遂以变产输将，馆址亦预其列。仓卒迁让，错乱不可言状。爰由同人商请四五老友，担任清厘，搜蠹拂尘，经五阅月之工作，始获整理上架、粗具规模。计纂成经、史、子、集目录十册。至种类、卷数、悉系于各部子目之下，不复赘列云。”^⑩如今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愚斋特藏，就是该十八卷目录的藏书。包括经部3卷，17类，755种，17805卷，752部，7069本。史部5卷，15类，2072种，70106卷，2097部，29196本，图31册，92幅。子部5卷，15类，1802种，37792卷，1789部，14007本。集部5卷，4类，2037种，44231卷，1981部，16335本。共计6666种，169934卷，6619部66578本。

（二）《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五卷/二册/民国二十一年（1932）上海大成印务局铅印本。无序跋。包括经部一卷，13类，61种，4411卷，72部，1534本。又未分类32种，618卷，56部，412本。史部一卷，13类，140种，9432卷，150部，3500本。又未分类88种，4389卷，95部，1742本。子部一卷，13类，240种，6130卷，250部，2349本。又未分类51种，2387卷，72部，777本。集部一卷，4类，159种，5594卷，162部，1608本。又未分类106种，4383卷，119部，1872本。丛部一卷，216种，2742卷，217部，8801本。共计1093种，44086卷，1193部，22550本。

（三）《愚斋图书馆未分类书籍总目》/一册/民国二十一年（1932）上海大成印务局铅印

本。无序跋。包括经部 111 种, 113 部, 1164 本。史部 522 种, 615 部, 5406 本。子部 570 种, 671 部, 3350 本。集部 510 种, 549 部, 5328 本。共计 1713 种, 1948 部, 15248 本。

(四)《盛氏图书馆善本书目》/一册/抄本。无序跋。每书著录卷数、行款、著者、版本, 重要序跋。包括经部 58 种, 59 部。史部 49 种, 49 部, 子部 95 种, 95 部。集部 38 种, 38 部, 共计 240 种, 241 部。

以上四种《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 总计 9712 种, 10001 部, 104376 册 (不包括善本册数)。这就是盛宣怀愚斋藏书的总数目。此外, 由上海市房管局移交给上海图书馆保存的盛档中还有 3042 册图书。^⑩

盛宣怀的愚斋藏书其识别标志, 是在每部书的封面页的右下角钤有“丙辰查过”朱文长方印一枚。封里第一页右上角钤有“愚斋图书馆藏”朱文大方印一枚。此外尚有“武进盛氏所藏”、“愚斋鉴藏”、“愚斋审定善本”朱文小方印等藏书章。

四、愚斋藏书的流散

盛宣怀创建愚斋图书馆、花费巨资收藏十余万册图书。综观盛氏愚斋藏书, 以普通本、通行本为主, 中外兼收。但也有善本和珍本。这些书既有文物性、学术性, 还有艺术性; 既有版本价值, 亦有史料价值。有些书在八十多年前是普通本, 而今天已成为善本和珍本了, 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典籍遗产。据四种《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的著录, 愚斋藏书中有宋版书二部, 宋刻明递修印本二部, 元刻本十二部。仅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愚斋藏书中明板书就有五百多部, 日本刻本也有五百多部。愚斋藏书中还有孤本和稀见本, 如:《朝城县志略》、《淳熙三山志》、《韵略易通》等。

愚斋十余万册的图书, 分类编目整理至 1916 年完成, 全部藏书清点后钤上“丙辰年查过”(丙辰乃民国六年, 1916) 印鉴, 一切准备就绪, 正筹划着开馆仪式。但天有不测风云, 1916 年 4 月 27 日, 盛宣怀在上海病逝。愚斋图书馆与盛宣怀的其他一切事业, 均画上休止符。斯人已去, “愚斋图书馆”因创办它的主人逝世, 而胎死腹中。盛宣怀晚年精心经营的愚斋图书馆最终未成立, 依旧是一座盛氏私家的藏书楼。古往今来我国历史上有多少藏书家的藏书, 在其身后, 其子孙能守者不多, 大多数是藏书散失殆尽, 那么, 风雨沧桑八十七载, 盛氏愚斋藏书呢? 笔者寻踪理清如下的脉络: 1916 年 4 月盛宣怀死后, 愚斋藏书就封闭在已建成的愚斋图书馆的馆舍中, 直到十六年后的 1932 年, 因“盛氏义庄事件”, 盛家变卖产业输将, “愚斋图书馆”的馆址亦在其列, 藏书必须迁址, 如何处理? 仓猝之间, 盛氏的后人决定, 将愚斋藏书中的普通本一分为三, 分赠给盛宣怀创办的交通大学, 圣约翰大学, 山西铭贤学校三家图书馆。

盛氏如何处理愚斋藏书, 成为当年上海滩文化界关注的话题。1933 年 12 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有一则题为“约翰大学将建盛氏图书馆”的报道: “久为全国知识界景仰的盛氏(盛宣怀)藏书楼, 搜储国学新旧善本图书达数十万册之钜, 平素封秘珍藏, 外人莫窥其奥。闻今已由盛氏后裔全部捐赠梵王渡圣约翰大学, 士林赞美, 以较浙江天一藏书之终不免于散失为善多矣。特盛氏不捐于其先人所手创之交通大学, 而转赠与外人统制之约翰大学, 似犹令人寻味。个中人言, 此事系约翰大学旧同学, 国府前财长宋子文先生介绍之力。该校已准备另建三层大厦之新图书馆以藏之, 且命名为‘盛宫保图书馆’, 日下第一箱书已到校云。”^⑪后来, 由于日寇的侵略, 淞沪抗战, 新建“盛宫保图书馆”之举未成。不过, 此

则报道中有两处失误：盛氏的藏书不是“全部捐赠梵王渡圣约翰大学”和“盛氏不捐于其先人所手创之交通大学”。岁月蹉跎，新中国建立后，上海教育战线院系大调整。圣约翰大学的愚斋藏书，于1951年归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有识之士，将愚斋藏书作为特藏。据1932年编印的十八卷本书目十册，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照原顺序号排架，保持愚斋藏书的原貌。这部分愚斋藏书共六万六千余册，占盛宣怀藏书的三分之二。其中三百多种医学古籍于1963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调给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对愚斋特藏进行全面的整理和修补，全部藏书配上函套，编制卡片目录，全部向读者开放阅览，为教学科研服务。真正圆了盛宣怀办图书馆的遗梦，乃书林一佳话。

盛宣怀藏书赠给交通大学的部分，亦于院系调整时调拨给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该馆已将其全部改编，混杂于其他古籍中，已见不到愚斋藏书的面貌了。而分赠给山西铭贤学校的愚斋藏书，后来归山西农业大学图书馆所有，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荡然无存了。因此，愚斋藏书的最后归宿，唯有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尚遗存“愚斋藏书”的特藏，保持着当年愚斋藏书的原貌，盛宣怀藏书的三分之二，得以妥善的保存，这也就是藏书文化的传承。

盛宣怀藏书中240余部善本、珍本当时仍由盛氏后人收藏，其中的宋板和元板书，及善本据传闻于抗日战争中散出，不知落入谁家之手？而盛宣怀还收藏有大量的金石书画，亦不知流落何方？

中国的藏书文化有着二千多年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藏书文化则是围绕着“藏”与“用”而展开的，传统意义上的私人藏书家，则是以“藏”为主，“用”则其次，非高朋故友难以借观。盛宣怀不是以藏书家名世，而他确是藏书家，但他又不是传统的常人眼里的藏书家。清人洪亮吉曾将藏书家分为考订家、校讎家、收藏家、赏鉴家和掠贩家五等，而盛宣怀不属此五种之列。他是实业家，是为办图书馆而收藏图书的藏书家。盛宣怀曾刻有一方“貽之子孙 不如公之同好”的印鉴，表明他是一位为嘉惠士林培养人才而收藏图书的藏书家，这是盛宣怀的开放意识，也是盛宣怀的过人之处。这在距今八十七年前的中国，是值得赞誉之善举，虽然愚斋图书馆最终没有成立。

(责任编辑 付长珍)

注 释：

- ①⑤⑬⑮ 《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十八卷本，第1 37、72页。
② 《盛宣怀行述》，民国石印本，第83页。
③④⑥⑦⑧⑨⑩⑪⑫ 《愚斋东游日记》，1916年盛氏思补楼刻本，第13、22、33-34、34、35、36-37、37、
⑬ 《朝城县志略》，清宣统二年（1910）稿本。
⑭ 《上海近代藏书记事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页。
⑮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3年12月号。

regime that was very important to ancient China's communication. It had a certain degree of rationality, so abolishing it suddenly might lead to serious consequenc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s abolished now, but examination system is still used by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bolish, rationality

SHENG Xuan-huai and the Yuzhai Library

(by ZHENG Mai)

Abstract: SHENG Xuan-huai was a very complex historical figure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SHENG was a great collector of books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He set up Yuzhai library, editing, carving and printing books. He collected the inscriptions from ancient bronzes and stone tablest, including collection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This paper traces the activities and achievements of SHENG by introduc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Yuzhai library, the orig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collections, its catalogue, and the scattering of its collections.

Key Words: SHENG Xuan-huai, Yuzhai's collections, library

The Fiction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Mathematical Description of Its Researches

(by CHEN Da-kang)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done relevant statistics to the creation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fiction in modern times on the basis of synthesizing every researcher's achievement.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this paper has described and analyzed the fea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reation of the fiction in modern times. This paper also wants to criticize the unbalance of investigative pattern of the fiction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the fiction in modern times, investigative pattern, mathematical description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ion of Tragedy in Modern Times

(by TIAN Gen-sheng)

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ragedy were evidently separated into the earlier and the later period. In the earlier period, LIANG Ting-nan and HUANG Qi-tai were major representatives; *Tao Hua Shan* and *Xi Xiang Ji* appeared as the investigative object; the poetic imaginative ends of the tragic dramas were the focus of investigation. In the later period, ZHANG Zhi-you suggested that the tragedy should benefit and have a strong influence on society, and dramatists should create heroic tragedie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because of our country lacking of tragedies, while WANG Guo-wei absorbed Schopenhauer's philosophic pessimism and pursued life's value.

Key Words: modern times, tragic conception, shift

A Defence of DU Fu's Comparing Himself to *Ji* and *Xie*, the Ancient Sages

(by CHEN Wen-hua)

Abstract: DU Fu compared himself to *Ji* and *Xie*—the ancient sages—in his poems. According to it, people of later generations looked DU Fu as a Confucian or a politician. When we read DU Fu's poems,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facts. Bu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mportance of DU Fu comparing himself to *Ji* and *Xie* was not his attending concrete political matters, but embodying his